



汶川十年



◎作者:张凡 程亚铭
湖北教育出版社

★汶川特大地震幸存者十年历程,新生!重生!再生

★在破碎中成长,在残缺中绽放,有爱的灵魂终会相遇。生而为人,必须坚强,才能创造生命的荣光。让逝者有那不朽之名,让生者享那永恒之爱

22

就那么一瞬间,我着了地。剧烈的痛从我的脚上传来,似被人拿刀砍一般……空气中充斥着浓浓的混凝土味,睁开眼,四周一片漆黑,唯有右上方一个小孔透进来一点儿微光。我侧着身斜靠在椅子上,左手被压在右边的预制板下。背下软软的,我知道是我同桌,他一点儿生机都没有,我知道他走了……周围一片哭喊声,有男声,有女声……余震频频,我很害怕,但我并不想哭,我觉得我一定能活着出去,我一定要活着出去。在一片混乱声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叫着:“魏老师!魏老师!”可是并没有任何回应……旁边传来另一个啜泣的声音:“魏老师在讲台后,讲台倒了……”我又听见一个声音说地震什么什么的,我才知道原来是地震了,刚刚那一刻,我还以为只是教学楼塌了……

我听见有同学和张光辉对话。原来他因为离教室后门最近,所以当时立即跑到了过道上,而教学楼是向右下方坍塌的,所以他没有被掩埋。他告诉大家说:“擂鼓镇有吊

车,等吊车来了就可以救大家出去了。”没过几分钟,又有同学问道:“吊车来了没啊?”他说:“快了。”不断有同学追问吊车何时能到,我也忍受不了腿疼,便问他:“吊车还有多久到啊?”“快了,就快来了,高三的学生都没受伤,他们已经开始救人了。”听了这话,心中略微踏实些,我想我哥会来救我的。

不断有同学追问他,他一直答“快了”。后又说路断了,等路通了就来。我渐渐对这辆吊车失去希望,后来再也没人追问吊车的事了。

感觉不到一小时,哭喊声少了许多。我听见旁边有同学说:“别挤我,我好难受,我感觉自己透不过气来了!”“别挤啊!”一个男生哭着喊道:“爸,妈,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!”一个女生哭着对另一个女生说:“你出去以后,帮我告诉爸妈,我爱他们!”那女生哭着回答道:“要等你出去自己说,我才不替你说。”

我感觉脚下又一阵剧烈疼痛,有一个人在我脚上,她一动我就剧疼,我知道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唐安

阳。我说:“安阳,你别动,你一动我脚就好痛!”她并未搭话。我却因为这样一句话自责懊悔了许多年,我觉得自己真的好自私,在她人生的最后,不是关心她怎么样了,而是让她不要动,她一定特别难受才会动。我就让她一个人在孤独和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,还自诩我是她最好的朋友,我竟然这样对待我的朋友。我花了许多年才从心底真正原谅自己。我听见她像是在呕血的声音……不知过了多久,她喊了一声“妈妈我爱你”,然后再也没了动静,不知又过了多久,我用手去摸她,她已经凉了……那一刻,我只觉心头一凉,我最好的朋友,生命中第一个朋友,她死了……但悲伤的时间并不长,我便将她抛在脑后,心里只想看怎么才能出去,何时才能出去。

左边似乎是赵宗阳在呻吟,我问他:“赵宗阳,你怎么样了?”他说:“我头被压住了。”我流着泪大喊:“赵宗阳,你要坚持住,我们一起活着出去,一定要坚持住!”但他再也没有任何声音……

又不知过了多久,附近的家长来找他们的孩子。家长们边喊着孩子乳名或学名的声音边在废墟上移动。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叫“赵阳娃”,我知道是在叫赵宗阳,我犹豫着要不要搭话,若告诉他们赵宗阳在这里并且已经走了,他们能承受这个噩耗吗?不告诉他们,他们又会四处找。最终我还是没有喊住他们,怀着希望多找找,总比这么早知道噩耗强些。

我听见附近有一个叔叔在说话,我大声喊:“叔叔,你可以救我出去吗?”叔叔用双手扒开那个小孔旁的碎石,亮光透了进来。叔叔看着我:“孩子,你埋得太深了,叔叔没法救你出来,但是叔叔可以把这个洞刨大些,这样你就不会被闷着了。”叔叔又用手刨了很久,那个只有拳头大的小孔被扒开脸盆那么大,然后叔叔就去找他的孩子了。我可以清楚看见里面,从左前方到右后方,全是横七竖八杂乱堆积起来的预制板和碎了混凝土块儿。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

他们能承受这个噩耗吗?

火神



◎作者:天下霸唱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★《河神》之后,《火神》归来!《鬼吹灯》作者天下霸唱全新悬疑作品

★九河下梢天津卫,一场血案一场惊

27

老道一拂扬尘,自称是云游道人李子龙,近来在西门外白骨塔挂单,收尸埋骨、广积善德,报完了家门,又问刘横顺今天斗虫的胜败如何。

刘横顺瞥了一眼李老道:“不错,让你蒙对了,我在古路沟抓来的虫王棺材头大将军,不是人家的敌手,又输了一阵。”

李老道说:“古路沟虫王未必不敌南路虫,只是你不信贫道我的话,因此胜之不能。”

刘横顺冷笑一声,将手里的骰子往前递了递:“老道,不必故弄玄虚了,你知道这是什么?”

李老道笑了笑:“瞧这意思,你这是得了宝啊?”

刘横顺说:“又让你蒙对了,我之前的两条虫,黑头大老虎称得上是好虫,棺材头大将军称得起虫王,而今我得了一条宝虫——白甲李存孝!”他难掩心中兴奋,越说越是得意,顺口给起了个名号。民间俗传“将不过李、王不过霸”。李存孝乃唐末十三太保之一,力大无穷、骁勇善战,与西楚霸王项羽齐名。

李老道说:“那定是鳌里夺尊的宝虫了,听这名号还和我道我是本家,能否让我开开眼呢?”

刘横顺刚喝了酒,又正在兴头上,你给老道看不要紧,进到屋里放在灯底下,摆好了骰子想怎么看怎么看,把眼珠子瞪出来也没关系。可他也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,站在屋门口一把将骰子盖儿掀开了,想让李老道长长见识,仔细看看这宝虫,堵上他的鸟嘴,不承想刚一开盖,困在里头的“白甲李存孝”后腿一使劲,“噌”地一下蹦了出来。

这一蹦可不要紧,别的虫蹦起一尺高就到了头儿了,宝虫竟然一下跃上屋顶,月光照在宝虫身上白中透亮、熠熠生辉,它在房檐之上乍分双翅鸣叫了几声,叫声蹿高打远传出去二里地,当真不同凡响。刘横顺暗叫一声不好,如若让此虫跑了,那可没处逮去,到了早上还指望它翻盘呢!垫步拧腰刚想往房上蹿,突然从屋脊上来了一只野猫,趁其不备一口将宝虫吞下去,三口两口吃完了,扭头看看下边的刘横顺,一舔嘴唇子蹿下房坡,转眼逃得不知去

向。

刘横顺呆在现场,真好似掰开八瓣顶梁骨、一盆冷水浇下来,不亚于万丈高楼一脚踏空、扬子江心断缆崩舟,宝虫得来不易,真是给座金山也不换,没想到成了野猫的嚼谷。“白甲李存孝”下了野猫的肚子,再掏出来也没用了。刘横顺干瞪眼没咒念,只好拿李老道出气,恨不得当场撕了这老杂毛,要不是李老道三更半夜非要看宝虫,何至于如此?

李老道忙说:“刘爷且息雷霆之怒、慢发虎狼之威,容老道我说一句,你这条宝虫虽好,却仍是有败无胜,拿过去也不是南路虫对手,只不过你以为斗的是虫,人家跟你斗的是阵!”

李老道言之凿凿,告诉刘横顺:“明天你如此这般、这般如此,取胜易如反掌,倘若再败一阵,上白骨塔把贫道我一枪打死也没二话。”

刘横顺向来不信邪,听李老道说的玄而又玄,怎肯轻信这番言语,无奈宝虫让野猫吃了,打死这牛鼻子老道也没用,事已至此只好赔人家钱了,想来这是命里该然。

等到早上,刘横顺顺手揣了只虫,无精打采来到南城土地庙。等着看热闹的人见刘横顺来了,都想瞧瞧他又带了什么宝虫,扒头一看刘横顺这只虫,一个个直抖落手,刘爷今天怕是闹火眼看不见东西,怎么带了一条三尾儿来?这玩意儿能咬吗?

那个老客看罢心中暗笑,以为刘横顺输急了,不是斗虫是和亲来了,那就等着收钱吧。

刘横顺迫不得已,只好按李老道给他出的招来,再败一阵大不了把房子抵给人家,反正光棍一条,搬到警察所去住也无妨。当即将两条虫过骰子放入斗罐,不等老客拿出茭草动手,刘横顺忽然把手一抬:“别急!”

老客吓了一跳,问道:“您觉得四十块一场太少了?难不成还想再翻一个跟头?”

刘横顺冷哼了一声:“翻几个跟头我听你的,君子一言快马一鞭,输了我认栽,可有一节,你得把帽子摘了!”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

广积善德

大明乌纱



◎作者:西风紧
九州出版社

★正传和野史相结合的恢弘史诗,纵贯明史,波澜壮阔

★谎言政治下的权力屠戮之路,明朝版《纸牌屋》,同名影视剧即将开拍

10

走到街中间,队伍又转向北面,转进一道牌楼。张问看过去,见那牌楼有两层屋顶,两边有斜撑的柱柱,门上有块牌匾:忠廉坊。

进了牌楼,有一道照壁,照壁上贴满了各种公告。照壁后边刻着一个怪兽,形状有一点像麒麟,它的周围有不少金银财宝,可它还是张开大嘴,企图吞吃天上的一轮红日。过了照壁,就是高大的围墙,三间黑漆漆的大门,正在照壁后面。每间各安两扇黑漆门扇,总共有六扇门。人说官府是六扇门,就是这样来的。

进了六扇门,就是进县衙大门了。里面房屋密布,门庭众多,可就是陈旧不堪,这里面的房子,还赶不上外面那些民房。进入仪门,便是县衙的一进院落,是县衙大堂和六房所在。

这时候张问下轿,轿夫把轿子抬走,而抬着吴氏的轿子一直向里面走,直接抬进内宅。

院中有一座小亭,亭中有块石

碑,上刻“公生明”三字。石碑后面还有字,“尔俸尔禄,民膏民脂;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”。石碑下有甬道向北,到达月台,台上即是县衙的核心建筑:大堂。

张问率领各官吏向大堂走去,走进大堂,正北面的暖阁里有张桌案,上面挂着一块牌匾:公明廉威。堂下左右站着门子,大堂右侧还有道门,门上写着“赞政亭”。

张问当下就整了整衣冠,走上暖阁,坐上了公座。

县丞梁马,就是挺着酒肚那官儿,双手捧着一个大印走到案桌旁,说道:“这是上虞县县印,请堂尊掌印。”

张问接过上圆下方的县印,动作轻佻,饶有兴致地翻过来一看,印底镌刻着几个字:上虞县印。

梁马又交上来两个本子,说道:“这是上官代掌县衙的钱粮马匹账目,请堂尊过目。”

张问随手一翻,就丢到一边,打

着官腔说道:“啊……账目放这里,一会儿本官先仔细看看再说。”

这时那大胖子,主簿管之安也拿了一个本子上来,说道:“这是本县近期缉捕关押的要犯盗贼名单卷宗。”

那马脸典史龚文同样交了报告,说是来往的公文条目,无一迟延。

张问一并收了,说道:“各司其职,很好,很好,要继续保持。等我看完……如果确如所说,定要嘉奖,啊……本官初到,今天有点累了,明日照例办公,散了,各干各的去。”

张问拿了东西,便站起身来,三个官儿肃立执礼告散。边上有皂衣打梆点,长官要进穿堂,告诉闲杂人等回避。

张问出了暖阁,进了麒麟门,又是一处庭院,跟着自己的高升说道:“这是二堂退思堂。”

“带我去住的地方。”张问道。于是高升和另外三个跟班,带

着张问向里边走,第三进院子北面,边上有一个月洞门。

“堂尊,这里就是您住的地方,里边有堂尊的内眷,按规矩小的这些人不能进去。您有什么事,叫人点名通知外面的人就行。”

“哦,好。”张问拿着几个本子就走进来。

他看了一眼自己住的地方,比前边的庭院还小一些,也是陈旧不堪。中间有江南庭院特有的天井,天井中间有个亭子。

院子左右有廊屋相连,张问从廊屋走到北面,北面有三间女房。他见吴氏正灰头土脸地收拾房间,便问道:“来福跑哪去了?叫他来干这些活啊。”

吴氏放下扫帚,说道:“在外面呢。”北面有三间女房,左边那间充作书房,中间一间是吴氏住,因为她是张问的后娘,理应尊敬,张问自己就住右边那间。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

掌印